

试析乌利茨卡娅的《黑桃皇后》 对普希金同名小说的解构*

孙超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当代俄罗斯作家乌利茨卡娅的《黑桃皇后》承袭普希金同名小说的人物形象及结构体系,但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哲理思考角度不同,两部作品注定在内容、内涵上有所不同,主人公在面对恶的象征——“黑桃皇后”也会有不同选择。本文比较文本,分析两者不同的原因,探讨同样的人物关系奏响的两段不同悲歌的原因。

关键词:黑桃皇后;恶;解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0)01 - 0138 - 4

An Analysis of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pade Queen Written by Ulitskaya on Pushkin's Novel of the Same Name

Sun Ch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 Spade Queen written by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 Ulitskaya followed the character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Pushkin's novel of the same name. Ye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gle of the two writers, the two pieces of works are destined to have differences in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and when faced "the spade queen", a symbol of evil, the main character will have different choices in two pieces of work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two text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being different, and tried to explore how the same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can play music of two different tragedies.

Key words: *The Spade Queen*; evil; deconstruction

普希金的《黑桃皇后》被誉为“魔幻艺术顶峰”(1980: 50),受到学界极大关注,对其评论从未中断。小说的人物形象、基本题材、故事框架在后世俄罗斯作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呈现。赫尔曼极端贪婪和唯利是图的本性无疑传递给《死魂灵》中的投机者典型乞乞科夫,从赫尔曼也“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众多灵魂出窍的复杂个性”(吴晓都 1999: 43),纸牌及赌博母题成为莱蒙托夫、果戈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众多作品中推动情节的基本动力(2005:

800 - 810)。故事框架几乎构成陀氏《罪与罚》的情节基础(2004)。当代俄罗斯作家乌利茨卡娅创作的同名小说也是这样一部力作。作者复活了生活在19世纪初叶的老伯爵夫人,让她生活在我们当代,演绎了一段全新的故事。

解构()是后现代小说的一种写作策略,指对文本的一种特殊策略,既包括对它的分解,也包括对它的重构。解构是一个借用过程,同时借用的概念不仅获得某种与先前完全不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俄罗斯文学中彼得堡的现代神话意蕴”(07JJD751082)、“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06JJD75047 - 9900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研究”(06JC75047 - 99004)的阶段性成果。

同的意义,而且也可以改变原有的意义。解构文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层级秩序或者价值的本质属性,主要对层级自身进行价值转换”(1986)。下面,尝试分析乌氏的小说是如何解构经典文本的。

1 对人物形象的解构

贯穿两部小说的关键人物是“黑桃皇后”,她们推动情节发展,对于揭示小说的创作主旨起着重要作用。表面上看,两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从深层看,两人的“恶行”截然不同。

普希金的伯爵夫人是一个“具有浪漫性格并富有魔力的女主人公”(2003: 456)。她既生活在彼得堡的现实中,也闪现在以往的贵族生活中,还以鬼魂的模样出现在赫尔曼的意念中。这个形象在文本中行使着不同功能。她是赫尔曼贪心欲念的牺牲品,是“赫尔曼与之搏斗的无形力量的代表”(2005: 803)。通过她,作者展现了以其为代表的俄罗斯贵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1989: 194)。在小说里,伯爵夫人“几乎不作为主体出来活动”,作者也很少触及“伯爵夫人的内心世界”,在描写这一人物时主要采用“外部描写手法”(王加兴 1999: 40-41)。所以,普希金的老伯爵夫人更加像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喻指暗中怀有恶意的“黑桃皇后”。

而乌利茨卡娅则使潜藏于老伯爵夫人身上的恶行在穆尔那里得到了全面的体现。穆尔是一个真正的剥削者,也是导致所有家庭成员不幸生活的本源。正是穆尔使安娜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因为她在自己生活的某个时段急需一个随身护理。同时,穆尔对于“一生都服侍她的”(王加兴 1999: 208)妹妹爱娃的不幸也不无责任。穆尔恶毒的势力甚至也造成了外孙女卡嘉的不幸命运,正是她使7岁的小姑娘失去了父亲。当然,外孙们没能去希腊度假,她更是主导因素。她“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年龄上的巨大差距”(王加兴 1999: 225),同自己的外孙都冲突连连。穆尔那样自私,甚至都不能体谅八九岁的小孩。在她的言词中经常能够听到一些不雅的词汇,其出现频率之高使作者不得不用省略号表示,如“...”(王加兴 1999: 201),“...”(王加兴 1999:

216),“...”(王加兴 1999: 229)等。作家在将穆尔的恶绝对化后,进一步解释道,现如今的穆尔已失去了性别和年龄,“几乎没有血肉”(王加兴 1999: 207),难怪连她的肤色都是模糊不清的,就像一个“干瘪的杏仁”(王加兴 1999: 201)。叙述者称其为“透明的昆虫”(王加兴 1999: 207),这一称谓传达出一种特别的、已趋于死亡的灵魂。她没有性别,没有颜色,肉眼看不到她!乌利茨卡娅成功塑造了恶的典型,它不是一时的邪恶,而是永恒的、具有恶魔般力量的恶的典型。

普希金似乎对女主人公更温和、宽容,“伯爵夫人的心肠并不坏”(普希金 1992: 292)。而乌利茨卡娅笔下的穆尔是“真正的奇迹……这是魔鬼、自私的天才,黑桃皇后把所有人都毁掉了,把所有人都埋葬了……”(2001: 226)。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了小说中其他主人公的命运。普希金《黑桃皇后》的副标题已经向我们预示女主人公的危害性:“黑桃皇后主要暗中怀有恶意”(普希金 1992: 281)。小说的故事情节也验证了这种推测。正是托姆斯卡娅伯爵夫人化身的黑桃皇后决定了赫尔曼的命运,使他落入到疯人院里。而恶的典型穆尔几乎是以自私、冷漠的秉性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即使这样,她仍然不改本性。在乌氏笔下,普希金小说牌场上的黑桃皇后已经变成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黑桃皇后。她的恶已不是暗中的而是公开的,如果不按照她的要求做,这种恶就会对人造成危害。通过对老伯爵夫人的再现和重构,我们看到,不仅人物形象自身发生了变化,在作品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获得了新的意义。

乌利茨卡娅也解构了“家中的受难者”这一形象。

在普希金笔下,丽莎完全是彼得堡奢华贵族生活的附属品。这个形象的引入,首先,在情节上起到联结赫尔曼和伯爵夫人的作用;其次,作者表现了她可怜的社会地位,因为丽莎是“那个时代一般养女命运的真实艺术写照”(汪介之 1999: 82)。在文本中,丽莎是一个涉世不深、缺少主见、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人物。作者对她的态度“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嘲讽更准确”(1998: 73)。穆尔的压迫对象安娜与丽莎完全不

同。首先,安娜经济上独立,并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她是著名的教授、医术高超的眼科专家。其次,她是一个精神生活十分丰富的人。对母亲失望后,她把理性的、事业有成的医生父亲作为自己仿效的榜样。安娜同赫尔曼一样,都是德国人的后裔,但与赫尔曼沉迷于幻想、逐渐丢弃家族“俭省、节制和勤劳”(普希金 1992: 295)的行为准则不同,她身上一直保留着父辈的高尚品质:敬业、执著、随遇而安。与父亲一样,她过着虔诚教徒般清心寡欲的生活,将自己完全献给了工作,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像乌利茨卡娅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如索涅奇卡、布哈拉、美狄亚等)一样,安娜是神圣家园的守护者,是严格恪守家庭价值观念的传统女性。为了家人,她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她与马列克真心相恋,但当生活让她在母亲和丈夫之间选择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私的母亲,因为“不能抛弃垂死的人”(2001: 223)。她竭力完成做女儿的职责,维持、照顾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高度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人物,是善的代表。

这样,乌利茨卡娅不只是简单地改变了主人公的身份,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矛盾转到永恒的隔代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有意强化了母女性格上的鲜明对比,制造了特殊的悬念。

2 对故事情节的解构

富有魔幻色彩的女主人公以及相同的人物关系使得两部小说形成呼应,考验主人公的情节在深层次上连接两部创作于不同时代的小说文本。

在普希金那里,年轻军官赫尔曼是叙述者“力求理解”的主要主体(1998: 73)。他能否经受住“黑桃皇后”的道德考验,是作者关注的重点。托姆斯基讲述的“三张牌的奇闻”启动小说的情节。一位赌徒说,“这是偶然的”,赫尔曼却说这是“神话”(普希金 1992: 286)。他那双重性格“使他强烈地幻想起来”(普希金 1992: 295),像神话主人公一样,执意踏上寻宝之路。他甘愿做 87岁伯爵夫人的情人,他用“热情洋溢的信件”征服轻信的养女,目的只是为求见老伯爵夫人。他根本就不相信后者对他的警示,用威胁吓死她。神奇的力量帮助他得到秘密,但他很

快就忘掉了曾经的约定。最终,赫尔曼没有经受住考验,成了一个背信弃义的人,“魔鬼”(普希金 1992: 308)是对其道德品质的最佳断语。小说的情节建构得像神话故事一样,魔幻色彩与现实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黑桃皇后》中的神话叙述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神话内容……构成小说隐秘的语义核心”(1987: 222 - 223)。“黑桃皇后”既代表神秘莫测的命运女神(2007: 142),也是考验赫尔曼道德品质的试金石,正是她惩罚一味追求金钱而完全丧失良知的赫尔曼。普希金告诉我们,试图以不正当手段对抗神秘命运,结果必然要遭到恶的报复。

如果普希金的小说考验的是赫尔曼在金钱诱惑下能否坚守自己的灵魂,那么乌利茨卡娅考验的则是主人公们信奉的“家庭和睦”理念以及对因缺失男主人而产生的朦胧渴望心理。为了维系家庭和谐,善良的安娜作出了巨大牺牲。小说开篇就展示了 60岁的安娜如何委曲求全地忍受母亲的刁难和折磨。两者的关系夸张变形到了荒诞的地步,主人公生活中的一切似乎要按照穆尔写好的脚本进行。前夫马列克的到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他的出现改变了家中原有的情势。马列克用自己的关爱、无私征服了所有人。就是对马列克曾经怀恨在心的穆尔也消除了先前的敌意。马列克深知怎样同穆尔搞好关系,而在适当的时候再反抗她的意志,于是穆尔不得不听他的话。似乎只有具备非凡能力的人,才能对抗这种“未知的力量”。乌利茨卡娅特意强调马列克身上的这种神奇性。他就像童话里的圣诞老人那样给家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就是他的外貌和衣着都与童话里的主人公无异:留着“雪白的卷发”,披着“红色的围巾”(2007: 217)。马列克的出现唤醒了家人因多年来缺失男主人而产生的渴望心理,也动摇了穆尔的权威地位。同伯爵夫人不愿意将三张牌的秘密与人分享而死在赫尔曼眼前一样,穆尔也不想让自己在家中的霸权受到任何挑战。马列克走后,穆尔竭力使家庭生活恢复原有的步调,重新施展自己的邪恶魔力。但马列克对穆尔的态度动摇了安娜信奉的家庭至上观念,她突然明白,同这个恶毒的老太婆打交道并不困难。如果回击这个恶,就能抑制它。乌利茨卡娅的立场不容妥协:纵容恶就意味着滋生恶。如

果你在恶面前退缩,你就间接助长了恶。这种被动的生存态度只能促进恶的不断壮大。这就是贯穿小说的主旨。安娜终于意识到,在极端邪恶的母亲面前应该怎么做:打这个女人一个耳光。与恶的对抗在小说的结尾达到高潮。当穆尔得知马列克邀请自己的外孙们去希腊度假时,特别嫉妒。她想彻底毁掉刚刚建立起来的亲情联系,而安娜却私下里精心筹备着这次远行。这似乎能击溃穆尔的恶,她找到了对付穆尔的方法。但是穆尔化身的神秘的恶好像偷听到了这个想法并惩罚了安娜,毕竟安娜的猝死在某种程度上帮了这个恶毒的女人。正是穆尔那恶魔般的力量注定了女儿的死。普希金的赫尔曼疯了,因为他触犯了“三样罪恶”(普希金 1992: 306),罪有应得;丽莎不仅没有“受邪恶力量的控制”,而且收获了幸福,因为她在生活面前逆来顺受(2004: 77)。在乌利茨卡娅小说里,善的代表安娜却在抵制邪恶的母亲时意外死去,善恶的较量表现出浓浓的悲剧意味。穆尔的恶似乎又一次战胜了善。但这显然只是穆尔的一厢情愿,家人已然感受到自由的空气,安娜死后家里的情势必然要发生变化。卡嘉做母亲想要做的事情,像伯爵夫人对她的丈夫一样,作为“家庭处罚”(普希金 1992: 285)狠狠地打了穆尔一个耳光。恶的力量遭到惩治,善与恶的对抗带给人们一丝希望。

通过解构故事情节,乌利茨卡娅重建小说主题。普希金《黑桃皇后》的基本主题是考察如果人执迷于邪恶的想法是否会丧失自己的灵魂;而亲人为了信守自己的道德理念是否值得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则是乌利茨卡娅关注的焦点。

3 结束语

当代作家乌利茨卡娅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不仅在很多方面同普希金的同名小说形成互文性,而且作者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层面也解构了经典文本。通过分解和建构,乌利茨卡娅重新审视恶这一永恒的哲学范畴。在普希金那里,赫尔曼的恶失去了“英雄人物”拿破仑披在自己身上的神奇外衣,因而也改变了危害的规模,因为它同秘密联结在一起仍保留魔幻性。乌利茨

卡娅笔下的恶则不再神秘浪漫,作者通过日常家庭生活展现了恶的无处不在和极端性。

参考文献

- 普希金. 普希金小说集 [Z]. 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 吴晓都. 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9(3).
- 汪介之. 《黑桃皇后》:魅力与价值 [J]. 名作欣赏, 1999(2).
- 王加兴. 从视角结构看《黑桃皇后》的作者形象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3).
- 张铁夫等. 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 [Z].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 [A]. [C]., 2007.
- << >> [J]., 1989
- (4). [M]., 2004
- << >> XX [A]. [C]., 2005.
- [M]., 1996
- (. << >> [J]., 1980(3).
- [M]., 1987.
- [M]., 1986
- : [Z]., 2001.
- << >> [A]. [C]., 2003.
- (<< >>? [A]. << >> XV III- XIX [C]., 1998